

第六期 蓮花生大士祈禱文、宗薩寺介紹、我在比爾

蓮花生大士祈禱文 (馬君美口譯)

九二一地震後，本中心會長請問仁波切如果台灣還有餘震，我們應該如何對待？仁波切答可向蓮花生大士祈請。去(88)年十二月仁波切來台時，在一項座談會中，也提及我們應常向蓮花生大祈求。以下是仁波切每日就寢前所唸送頌的祈禱文，原文為岡波巴所撰，後經蔣揚欽哲旺波改寫。經仁波切慈悲俞允，當日未受口傳者亦可讀頌。

一切佛的化身，蓮花生大士

我祈請您加持一切眾生的身口意

雖然我的心受各種各樣的打擾

但一天終了，我的心終歸回到正法上

請加持我，我的修持能夠成功

請加持我，讓我一切修道上的染污都能終止

請加持我，讓這一切染污都能轉成智慧

請加持我，讓一切不合佛法的念頭會逐漸減少，最後完全終止

請加持我，讓我的慈悲心能增長

請加持我，使我的相對和究竟菩提心能增長

請加持我，能證得心的本來面目

請加持我，能迅速成佛

請加持我，讓我能救渡一切眾生

## 宗薩寺介紹

宗薩佛學院最初由欽哲確吉羅卓仁波切於1908年，創建於西藏德格（現調整為四川省）。經由他的帶領和多位教師的努力，很快贏得頂尖佛理學院的美名。因而吸收了更多學生和造就出許許多多的好老師。五十年後，也就是1957年，學院停止運作，確吉羅卓仁波切移居錫金首都鋼鐸市，1959年並在那兒圓寂。1982年第三世欽哲仁波切-宗薩蔣揚確吉嘉措-於錫金格杏重建宗薩學院。堪布貢葛旺丘仁波切在被中共關了二十三年後，於1983年抵達錫金，學院正式展開教學。1985年，學校遷至印度喜碼洽省的比爾。這一年有四十名學僧註冊，宿舍為一幢老的建築物和帳篷；大殿則由一個大的舊貯水庫充當。1986年可容納五十人的學生宿舍完工啟用。

經過一項建設計畫，學院主殿、三間側殿、圖書館、辦公室和更多的宿舍，在1990年陸續完工。這項計畫得以完成，主要來自西藏社區與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世界各地的學生及朋友之捐助。近年計畫，主要在於內部裝修和擴充現有房舍容量。學院的課程非常緊湊，前面四年著重中觀的學習。大乘佛教認為中觀是佛陀教法的核心。教材是譯成藏文的印度文原典，同時研讀早期印度學者與晚期西藏學者的論著，以輔助瞭解經論。學生每一年主修兩門主要經或論，和一些較輕的課程，如因明、文法、出家戒與詩歌。研讀以外，每日辯經來深入瞭解哲理。藏傳佛教之辯經、其中條理分明的邏輯與準確名相定義，磨亮了許多心靈的覺知和領悟。而其陳述意見或表達不同看法時，所顯示的豐富肢體語言和夾雜的幽默，與我們通常所認知佛教學者是離群索居或閉門用功截然不同。他們採用的主要典籍如下：

寂天 入菩薩行論

龍樹 中論

月稱 入中論

薩加班智達 智慧寶藏

世親 俱舍論

如再完成三年的學業，將可獲得 Shastri 學位。它包括進一步研究哲學與戒律根本頌與註釋。最後二年專注在更高佛理的研究，如月稱的入中論釋與法稱法師的七部量理論，結業者可獲阿闍梨資格。由於它的教學品質和後續的美名，形成招收更多學僧就讀九年課程的壓力。而學僧畢業後，從其中指派一些非常有天賦的為堪布，這也豐富了可以容納更多學僧的人力資源。硬體設備在學僧增多以後更加飽和。1990年宿舍、儲房和衛浴設備剛好夠用。然而從那以後，註冊人數

卻不斷增加。如此強烈的想教、想學的情況下，學僧嚐到許多不便和艱辛。如兩人房成為三人房，儲藏室、飯廳改為學生宿舍，廚房移到屋外空地，新來的學生則住宿鄰近村落。教職員和學僧運用所有可能，將宗薩佛學院推向如同其前身一樣，以學風頂盛著名的學院。盡心盡力和諸多善款，不但使印度宗薩寺得以穩固地建立起來，連四川省之宗薩佛學院亦得以重建，並自 1988 年重新啟用。另一所布丹東部的小學院於一九八六年也開始招生，目前有學僧五十人。宗薩仁波切一向重視固有的哲理傳統，(視它)為佛法的主要基礎之一，在悉達多本願會的支助下，不斷提供各式各樣的教育資源。1996 年，宗薩佛學院計劃擴大招生;各項建設就必需跟隨擴充。如果您想更進一步瞭解佛學院的課程或如何贊助，歡迎跟本中心連絡。

## 我在比爾 (周威龍口述 李香蘭整理)

宗薩學院位在印度西北喜瑪洽省比爾地區，由於該省山區交通不便，道路崎嶇，路面不平，離首都德里車程約十六小時，加上缺乏天然資源與名勝古蹟，開發不足，相當落後，村民約五百人，多為藏民與印度人混居。由於我非出家僧(周威龍師兄以第一人稱"我"來描述其在比爾的宗薩學院之學習心得)，依照薩迦傳統無法住在學院，而借住上師苑。

副院長仁青堪布指派學院四年級學僧為我的藏文老師，由於學院課程非常緊，每天從清晨五點起床開始早課，至晚餐後辯經至十點止(用餐時間休息一小時)，一星期只有週日休息(天黑前收假)，只能利用課餘為我上藏文課。雖然上課時間不多，但因他依傳統標準要求嚴格，讓我吃足苦頭。

有人問我，學院有沒有供應土司？天啊！土司麵包在當地是奢侈品，學僧每月學雜生活費約合新台幣五百元，怎夠支應。早餐吃的是麵餅和奶茶，中午供應的是 DAL(一種類似綠豆仁的豆子)和馬鈴薯，晚上吃的是馬鈴薯和 DAL。

為了適應來自藏區的新學僧，每週葷食一天。肉商設備不足，即使是新肉也已發臭，一斤台幣八十元奇貴無比，而商攤只此一家，愛不愛買悉聽尊便；煮熟後即使有怪味道，但得來不易，也只有吃了。

當地衛生設備相當落後，沒有下水道排水設施。材薪得來不易，學校無論冬夏都法供應熱水洗澡，學僧還需自備衛生紙(學僧的零用金來自七月十五的齋僧或過年時仁波切發的紅包；或平時假日應當地藏民要求，學院輪流安牌他們為信眾修法的供養金)，而衛生紙貴又常缺貨。當地居民茅廁旁都會擺一桶水，兼具二種功能。水也是混濁的，因地下水抽取過度，冬天也會有缺水之虞，生活相當辛苦。

生病不是當地人能夠消費得起，仁波切捐了一塊地作為診療所，然醫生缺乏，巡迴醫生每週來半天。如真病的嚴重，就需搭計程車至四十分鐘車程的小鎮診所或遠赴德里看病。

比爾六個月後，我又回到這裡，回到這人間天堂。去印度前聽說那兒生活苦，心想我原本物資不豐，苦難不倒我。住過後才知什麼叫苦，這裏的人真得很幸福！很幸福！